

寻常——我记忆中的“贾姥爷”

赵大莹^①

谨以此文纪念我们最敬爱的“贾姥爷”，愿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兴趣爱好，能够在现实的风霜雨打中找到内心的平静，让每一个日子都能充满阳光、充满欢乐、充满爱。

十二年前的夏天，我到国图善本部敦煌组工作，才知道图书馆并不是借书、还书、买书、编目，还有很多并非传统的工作，比如办讲座。当时我们组有两个系列的讲座，一个是与高校古委会合作的“中国典籍与文化”，一个是邀请文津读书奖获奖作者开讲的“文津读书沙龙”，分别在周六日的上午。我们与金石组的贾双喜老师几乎每个周末一起工作，很快就熟悉了。这时的贾老师略微发福，头发有一点点白，笑眯眯地，一口北京腔。跟他聊天，才知道，这非传统、非主流的图书馆业务——讲座，也是读者服务的重要内容，是推广宣传传统文化和经典文学作品的重要渠道；同时作为一线服务，对工作人员要求也很高。这看似寻常的工作，背后有很多故事。

非主流的图书馆业务

刚开始参加讲座时，由副组长萨仁高娃老师带我，教我基本流程，比如一般是我们负责给读者发宣传单，处理主讲老师授权书，做一个简单的主持开场和结尾；其余所有事项，包括现场读者引导，调音台管理与磁带录音，现场拍照，开关门窗，增加座椅以及你能想到的讲座现场各种事项，都由贾老师负责。除了这么多细小琐碎的事务，还要特别留意现场安全。

^①工作单位：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经典文化推广组。



图 1：贾老师在讲座现场（2007）

那时候的讲座条件有限，基本都是在善本阅览室（今天的典籍博物馆二层展厅南侧的三分之一），是个狭长的空间。有些迟来的读者，实在没有折叠椅加座，就干脆坐在地上或站在走廊里。我还记得当年与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廖育群老师联系合办的中医典籍系列讲座，

读者超级多，常有七八十岁老年读者前来听讲。

我们总是特别紧张，不仅眼睛要不时地关注特殊读者，还必须在讲座期间努力维持安全通道的畅通，生怕有突发紧急情况。一场讲座安全收工，才能松口气。

收工后，往往贾老师会开一两句玩笑，却在我们建议一起吃面的时候，迅速摆手说，不成不成，得回家给老伴儿和闺女做饭呢，今儿吃饺子。那一年贾老师说是金猪年，一直很期待有福气的小外孙或外孙女的降生。

“交给我吧，你甭管了”

贾老师当时被部里的同仁们称为“小贾”，是特别能干的多面手。比如，我在新员工培训时就听说负责馆藏甲骨整理的贾老师会制作全形拓，同时又会操作各种仪器设备，录音录像、还会修理复杂的展柜。可是这些技能，在贾老师自己看来却寻常无比，他总是一笑而过，在我们抓耳挠腮之际，特别有担当的说，“交给我吧，你甭管了”。每当听到这句话，我都如释重负，甚至还略有雀跃的心情。

贾老师有这样的担当，让我们在工作中获益良多。比如，2007年9月，我突然接到一个困难的临时展览任务。首先，展览主题是西方地图中的中国，我完全没接触过；其次，这是与意大利特兰托大学合作的涉外展览，相关的沟通与联系不仅仅是翻译那么简单，还涉及很多立场问题。每次遇到困难去找贾老师，他总是耐心告诉我应该怎么处理，哪些合理要求要争取，哪些问题要请示，让我少走了很多弯路，也少犯了不少错误。对一个刚刚接触展览全程工作的新手来说，这些指点是非常重要的经验。经过一个多月的协调，10月下旬，负责策展的意方代表抵达北京。赶上当年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评审大会召开，所有部门领导都在评审会上，很多事项不容易随时请示。我通宵整理完所有展览材料后，见缝插针找领

导审过，就马上回到图书馆，与意大利策展人对接。幸好有贾老师坐镇，在应对很多临时发生的问题时，才能忙而不乱。比如高大的卡戴里诺先生，他不仅有意大利人的率直个性，更多的是对工作的细致入微要求，对展陈场地灯光、展柜、展览保护用具等，提出了很多意见。贾老师虽谦虚地说不懂外语，却在卡戴里诺的眼神和动作中，秒懂对方需求，让他惊喜连连。这样，我可以安心在幕后编译各种材料，现场有舆图组翁莹芳帮助翻译，贾老师支持，3天时间就完成了所有展板的安装和展品的布置。11月8日，展览顺利开幕，这个小而精致的展览得到了意大利使馆文化处、意大利特兰托大学以及热那亚博物馆等合作单位的一致好评。



图2：贾老师书架搬迁之前作最后的检查（2008）

在我工作十余年里，从善本部到古籍馆，大小展览每年都有好几个。特别是大型展览，前期施工要操心的水、电、安全等工作更加细碎，贾老师一个人对整个施工队负责，并且能对各种展陈设备提出非常专业的意见。比如在向郑州枫华公司定制的展柜中，贾老师就依据多年策展和海内外博物馆考察的实际经验，对框架材料、内饰、锁具、灯光、温湿度控制等多个方面提出要求，使二期新馆落成之后的两个重要展厅——稽古厅、右文厅得以配备合适的文物展柜。这些展览展厅的管理经验，贾老师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年轻人。跟着贾老师干活，不自觉就会特别投入，比如你会忘记展厅装修期间刺鼻的味道，忘记灰尘，跟他一起各处检查装修安全，落实安装进度；比如你会强迫症一样拿着尺子，检查每件展品摆放位置与展柜

边框的距离；将展板等距悬挂在视觉最舒服的地方，根据不同展板将射灯调整合适的照度和位置，等等。直到一身大汗，布置好全场，再拿个小本子，挨个展柜核对一遍展品、展签，记录位置和展柜号。最后，再拿相机拍两张展厅空景，才算布展完成。辛苦，却快乐地工作。交给贾老师的事情，有什么不放心的呢？跟着贾老师学，有什么学不会的呢？

“没有没有用的东西”

2011年，经典文化推广组成立。

跟贾老师一起工作的机会更多了。组里有一个工作特别积极、从不挑活的北京姑娘赵洁，跟着贾老师学，亲切地叫贾老师“贾姥爷”，慢慢叫开来，于是“姥爷”成了我们组小同事们对贾老师最热爱和尊敬的称呼。当年，为了完成数字化工作，在贾姥爷的帮助下，我们对扫描仪托稿台不断进行“改造”。除了加背景布，贾姥爷还用废旧包装泡沫帮忙抠了一个能卡住书脊的托稿台，从此善本书可以更加安全地进行数字化加工。



图3：贾老师设计数字化辅助工具（2011）

贾姥爷的口头禅是“没有没有用的东西”。2012年贾姥爷退休以后，返聘到我们组，主要负责光盘刻录工作。但更多的，其实在做部里的会展工作。这段期间，因为总



图4：贾老师给读者介绍甲骨传拓（2012）

馆南区改造，我们都搬到了文津街馆区办公。贾姥爷工位放在了我们数字化办公室，可以手把手地教会小同事们，比如有效收纳各种书册、光盘、文件，如何用废物改造各种趁手的小工具。他的口头禅成为大家耳熟能详的金句。天气晴好的午休时间，若有闲暇，贾姥爷会带

着墨镜，坐在文津楼的台阶前晒晒太阳，他还每每笑眯眯地告诉我们，这相当于吃了一个鸡蛋。这一年的年会我们组第一次尝试剪辑视频，贾姥爷出镜的几秒，手里还拿着各样的工具，一个托板，笑着跟大家摆摆手，就去忙了。而他的口头禅也录进了视频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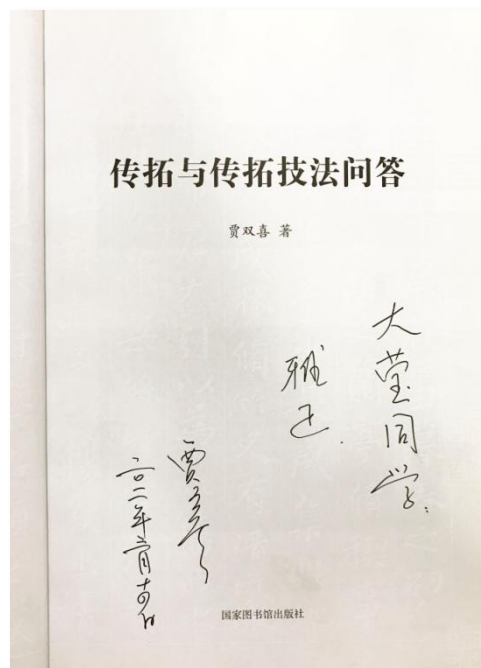


图 5: 贾老师著作

2014 年，贾姥爷没有继续返聘，因为闺女怀孕准备要二胎了。期间经历了贾姥姥过世，贾姥爷自己也病了一阵。年底我们去看望他的时候，他消瘦了不少。不过，看到我们还很高兴，给我们讲他在家含饴弄孙的趣事。有空的时候，也会发两条微信，头像是漫画，那惬意地“北京躺”反映了他心底里愿望。2015 年，总馆南区恢复办公，我们组一分为二，我回到南区。贾老师看我们组没什么“看家”的工具书，于是把自己的图录类工具书共 42 种 42 册赠送给了我们。来馆办事得空，贾老师会来办公室坐坐，遇上我们有问题，就给点拨点拨，出出主意。我很期待他能给我们

说说全形拓的制作故事，却一直没有安排到合适的机会。如今有些后悔，他在几次大型展览的互动活动中演示传拓技术，都没能录像。他曾委托我帮助刻录申报传拓技艺传承人的材料光盘，后来听说未能申报成功，真是可惜。

甘于做嫁

与很多做传统图书馆采访编目的工作相比，我工作以来接触到的贾姥爷，做的大量是琐碎而寻常、看似没有图书资料系列专业的杂活儿。这些耗费精力、体力，也没法产出能够评职称的科研成果的工作，很多也不会被人记得。我们能看到文津阁《四库全书》妥善地安顿在二期新库房，但多少人知道并记得贾姥爷在搬家前后对各个环节的细致琢磨；我们能参观典籍博物馆各个美轮美奂的展厅，但多少人知道并记得贾老师为典籍博物馆原型设计展厅、展陈设备所做的调研、测算等各种工作。各种事例不遑多举，为人做嫁衣却毫无怨言，乐观面对、勇于担当，贾老师的实际行动深深烙印在我的记忆之宫。

但贾老师在忙碌中并没有脱离专业，只要有时间，他还是会写一写文章、札记。我每次

在古籍数字化培训课上，都要在概述部分以国图的“甲骨世界”资源库为例，介绍数字化成果，都要让同学们读一读贾老师在《文津流觞》上发表的《甲骨及甲骨拓片影像数据库的设计和实验》，以此提醒自己贾老师从未放弃在专业领域的研讨和思考。

2017年2月，贾老师因病辞世。同年10月，甲骨成功载入“世界记忆名录”名录。冥冥中，这是对挚爱甲骨事业、为研究和宣传甲骨文献贡献大量心血的贾老师的最好的纪念。



图 6：贾老师在甲骨申遗研讨会（2014）



图 7：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网站截图-名录



图 8：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网站截图-甲骨文项目